

皎皎◎著

如失如来

如果时光的穿梭机可以带她回到从前，
她宁愿就那样静静守候着最爱的人，
也不要让她的最爱成为永远静止的画面。

 朝華出版社

皎皎◎著

如失如来



 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如失如来/皎皎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9. 1
ISBN 978 - 7 - 5054 - 2032 - 8

I. 如… II. 皎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02045 号

如失如来

作 者 皎 皎

选题策划 杨 彬 侯 开
责任编辑 李 磊
特约编辑 徐玉华
责任印制 张文东
封面设计 第 7 印象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订购电话 (010) 68413840 68433213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700mm × 980mm 1/16 字 数 295 千字
印 张 24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装 别 平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2032 - 8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目 录

- 第一章·进入博艺画廊·1
- 第二章·完美的男秘书·7
- 第三章·平息画展风波·13
- 第四章·《读书的少女》·20
- 第五章·我不是他的画迷·27
- 第六章·糟糕透顶的见面·33
- 第七章·你就是我的模特·41
- 第八章·蝴蝶兰的花语·51
- 第九章·山重水复疑无路·60
- 第十章·神秘莫测的费夫人·68
- 第十一章·伪造不是容易的事·76
- 第十二章·停止寻找就会失去·84
- 第十三章·不能仿效他的路·90
- 第十四章·我不能给她丢脸·98
- 第十五章·他手心的温度·107



- 第十六章·突如其来的吻·114
- 第十七章·追逐太阳的感觉·123
- 第十八章·踏进英国庄园·130
- 第十九章·令她失神的草图·138
- 第二十章·完美的交易·147
- 第二十一章·从此走上不归路·156
- 第二十二章·我一直以为你为傲·164
- 第二十三章·你怎么可能离开我·173
- 第二十四章·我不知道怎么恋爱·182
- 第二十五章·当秘密不再是秘密·191
- 第二十六章·她只爱你的父亲·199
- 第二十七章·你一直在我身边·208
- 第二十八章·长发如瀑的女孩·215
- 第二十九章·我和她两情相悦·226
- 第三十章·我不是适合你的人·235
- 第三十一章·两个男人的较量·243

- 第三十二章 · 都是因为我爱你 · 253
- 第三十三章 · 我在努力信任你 · 263
- 第三十四章 · 给我戴上戒指吧 · 273
- 第三十五章 · 我都会补偿给你 · 283
- 第三十六章 · 她为什么精神失常 · 290
- 第三十七章 · 我恨了她一辈子 · 298
- 第三十八章 · 我想那也是爱 · 306
- 第三十九章 · 我只想知道真相 · 316
- 第四十章 · 怎样才能表达忏悔 · 327
- 第四十一章 · 熟练地扮演情侣 · 336
- 第四十二章 · 得不到的是最好的 · 346
- 第四十三章 · 又梦到那个雨夜 · 354
- 第四十四章 · 我又伤害了你 · 362
- 第四十五章 · 如失如来 · 368



第一章·进入博艺画廊



薛苑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，有条不紊地介绍着挂在墙上的各种风格的绘画作品，并且说得头头是道。那一瞬间几个主考官纷纷面露嘉许，她真是惊艳全场。

大学四年级的下学期，在毕业前两个月，美术学院艺术设计系应届毕业生薛苑终于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——在博艺画廊做艺术助理兼驻店销售。

艺术设计的毕业生出路并不宽广，但只要要求不太高，总能找到不错的工作。有才的可以考虑成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艺术家或者专业设计师，有野心的人则可以考虑自主创业开公司等。剩下的那帮才华平平、能力一般的人不是做美编就是去做广告了。至于能力、才华都差劲的人就只剩下转行这一条路。

薛苑照理说可以归到转行的那一类人。她对自己找到美术类工作早已不抱任何希望，只是随便打印了一份简历，请同学打听了一下有没有什么轻松的合适的职位适合她。

博艺画廊招人的消息是室友丁依楠带回来的。那时丁依楠已经在一家大型游戏公司找到了工作，但还是兴致勃勃地又投了一份简历，同时建议薛苑不如“死马当做活马医”试一下，薛苑也就稀里糊涂地投了一份电子简历。最后两人都接到了面试的消息。能多一次机会没有什么不好的，薛苑凑热闹似的跟着去了。

参加面试的人保守估计也有三十个，大都是美术学院的高才生，无不志得意满——毕竟能在这个城市乃至整个地区最大且盛名远播的画廊工作，是很多美术学院同学的梦想。

至于怎么稀里糊涂得到博艺画廊这份工作的，更像是误打误撞。要知道四

年来，和遥遥领先的文化课成绩相反，薛苑的专业课成绩——素描、摄影等永远位居班上倒数第一。老师被她气得直跳脚，不止一次地问她：“明明没有艺术细胞，当年是怎么考进来的？”

每遇到这种情况，她都是苦笑着回答：“老师，其实我也想知道答案的。”

所以薛苑从来不认为自己能够进入博艺画廊工作。不过据丁依楠说，薛苑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，有条不紊地介绍着挂在墙上的各种风格的绘画作品，并且说得头头是道。那一瞬间几个主考官纷纷面露嘉许，她真是惊艳全场。要知道，艺术学院的学生文化课成绩大都不出色，能出现一个她这样级别的，非常罕见。

总之，无论之前的事情多么峰回路转、巧合连连，只有薛苑进了博艺画廊工作是个不争的事实。薛苑很满意这个职位，待遇可观不说，每卖出一幅画都有不菲的销售提成，更重要的是画廊还能不是本市的员工解决住宿问题。宿舍就在画廊旁边一栋独门独栋的小楼上。最初这栋房子是做什么的无人知晓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归入了博艺画廊名下，房子被改装后就给员工做宿舍了。

薛苑的房间在四层最里的一间。这里的前一位房客极有艺术细胞，把屋子布置得像毕加索的家，从居住环境上来说，堪称无可挑剔。所有的家具都有，哪怕是书架上的陶瓷小花瓶都显得独具风情。

博艺画廊位于市中心，位置极佳，就是传说中寸土寸金的地段。它左临市内最大的人工湖，右靠树木葱郁的公园，四周绿树环绕，两排法国梧桐从入口蜿蜒百米到达正街。环境幽雅和交通方便这两点从来都有着不能调和的矛盾，在此处却得到了完美的结合。

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，对这份工作实在不应该挑剔什么。

正式搬家的那天，薛苑遇到了画廊的副总张玲莉。那是博艺画廊培训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周末，薛苑兴起了搬家的念头，决定把自己学校宿舍里的东西都搬到画廊的宿舍。学校宿舍里的其余三个同学，包括丁依楠都去各自的工作单位实习了，因为无人相助，薛苑只好自己打包，一趟趟地坐公车来回周转。往返五六次后，终于只剩下最后一箱子书。

薛苑拖着自己这箱宝贝书在博艺画廊后的小路上艰难行走，本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可看到另一条路上驶来的红色跑车，顿时恢复了精神。

算起来，薛苑上一次见到张玲莉还是三天前，那是她在培训结束正式登记入职的第一天。当时的张玲莉前呼后拥，身边起码十个人，别说打招呼，连接近都不可能。看到张玲莉把车在后院停妥当后，薛苑忙放下那箱书，迅速走过去，微笑着跟张玲莉打招呼：“张总好。”

正是中午，阳光极刺眼。张玲莉冲她一笑，转到阴凉处摘下墨镜，看了看她，露出个长辈关心小辈的笑容来，“小苑，东西搬过来了？习惯吗？”

薛苑点头，“一切都无可挑剔。谢谢您。我在画廊培训的两个星期听说您出差去了，所以也没有机会跟您碰面。总之，感谢您对我的提携。”

正是五月底，天气炎热。薛苑又正在搬家，热得满头大汗。张玲莉无意与她多客套，说：“不用客气，好好工作就行了。你先回宿舍洗个澡，再过来陪我看后天展览会的那批新画。”

“好。”

既然是老总的交代，薛苑哪敢怠慢，匆匆把行李拖回房间，洗了澡换过衣服后就赶快出门，一路狂奔来到画廊。

博艺画廊宽敞得让人震惊。三千多平方米的展区和四间同样大小的陈列室，中国画、油画、水彩画、抽象画、壁画等等，什么作品都有。薛苑想起读大一时，跟同学来参观，当时就觉得目不暇接，几个人足足走了一个上午，最后累到双腿不支。

让人惊讶的不仅是作品如此之多，博艺画廊国际专业级别的管理水平也让人印象深刻，只看对所有画的记录和整理水平就可略知一二。按照同事的话说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不是这样的专业团队，博艺画廊怎么可能做大？

心里怀着杂七杂八的念头，脚却自己找到了路，最后朝左一拐，薛苑在油画陈列区看到了张玲莉。

如果没有大型的展览或活动，陈列区一般并不对外开放，偌大的地方只有张玲莉一个人。厅内的灯悬得很高，被光可鉴人的地板、洁白的展示墙一层层反射叠加，荡漾出了别样的艺术氛围。

仿佛屏住呼吸，就可以听到画者的灵魂。

张玲莉双手插在衣兜里，缓步行走在展览厅。她是名牌的追随者，从发卡到鞋无不是光鲜亮丽的名牌，加上个子高、身材好，衣服衬托得整个人熠熠生辉。她那高达六厘米的高跟鞋踩在光可鉴人的地板上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虽然她早已不再年轻，但浑身上下那种浑然天成的高贵气质仍是不容忽视，宛如一位女王。

对着墙上的玻璃整理了一下仪容，薛苑才欠身跟张玲莉打招呼，“张总，我来了。”

薛苑说话音色悦耳，在宽敞的展览厅里回荡，使尾音奇异地拉长，宛如空谷回音，不绝于耳。张玲莉饶有兴趣地打量她，赞许地点头，“动作挺快。”

“还好，怕您久等。”



“过来看看，”张玲莉伸手一指面前的那面展示墙，“觉得怎么样？”

墙上只有一幅油画。油画不足半平方米，却独占了一整面墙。薛苑心中暗暗惊讶，目光却被墙上的画吸引了过去。暗红色宛如针织地毯的背景，一双白皙的手从左侧探出，引人注目的是，上方悬下一把古老的钥匙，停在手掌前方。油画下方的说明栏里写着这幅画的作家名字和画名，画名是《命运，你能抓住吗》。

察觉到张玲莉的目光，薛苑略一斟酌。培训的这段时间，她知道对一幅画做出准确的评价是何等的重要。张玲莉是个极其认真的人，这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她还有跟这份认真相匹敌的能力。她担任副总经理以来，短短五年时间，将国内十余位一流画家收编旗下。虽然博艺画廊还没有总经理，但身为副总的张玲莉俨然已成为这个画廊的直接负责人，对于下属而言，所有的一切做得务必让她满意。

培训前的那次开会，张玲莉就很清楚明白地对大家说：“如果你只是简单懂点儿艺术，那给客人介绍时就只能说说价格以及画家的名字、籍贯这类简单的信息。我们对你们的要求是成为识画的专家。你介绍一件作品，必须先谈画家的艺术特点和你自己对那张画的认识。至于价格，那是最后才提及的事。”

这番话在脑子中闪过后，薛苑深吸一口气，镇定地对张玲莉说：“这幅画的色彩搭配非常流畅和谐，立意也很新颖。我记得，杜沙曾经有一幅《祷告中的双手》，两相比较，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但也有不同，这幅让人想到对于人类的命运的质问。只是这位画家的名字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过，应该是画界的新人吧。对新人而言，这幅画可以评上90分。”

张玲莉目光一闪，抬起下巴示意她看另外几面墙壁，“这些画都是他的。你可以多看看，然后给我一个意见。”

薛苑依言而行，观看过所有的画作后却依然疑惑，“质量都不错。如果我没有看错，他的风格手法明显受了德国画家鲁本斯的影响。不过，他的所有画作为什么都是非卖品？我觉得这位画家的画应当很有市场，深刻而不流俗，乍一看，发人深省，有喻世明言的效果。”

张玲莉的目光停在墙上，像是非常不能理解薛苑的话，“这些画有市场？”

“是的。”薛苑回答，随后补充，“我不知道其他评论家怎么看，但如果是我，只要价格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，我愿意将这几幅画买回家。”

张玲莉倒笑了，“那是不可能的。画家不愿意出售，我们要尊重他的意愿。”

薛苑颌首，“艺术家和常人的想法总是有异。”

相比张玲莉的不能理解，薛苑更多的倒是诧异。张玲莉也说过自己并不太

懂画，只是个出色的商人，但她不至于连一幅画的好坏都看不出来，博艺画廊绝对不会代理没有前途的画家的作品。

薛苑试探地问：“这位画家是博艺画廊新代理的？”

张玲莉却像没有听见，半晌后才如梦初醒般应了一声。

展厅昨天就布置完毕，现在除了远处擦拭地板的几位清洁人员，基本没有别人。这样宽阔的展厅如此适合闲庭信步。张玲莉缓步而行，用苛刻的眼光对各幅画进行观察和评价，薛苑谨慎地跟在她身后并保持半步距离，像个世界上最完美的秘书，记录下张玲莉提到的需要改进的地方。

张玲莉瞥了薛苑一眼，“你想得很周到。”

薛苑微笑，“随身带纸笔习惯了。”

这时张玲莉发现薛苑的速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单词，忍不住惊讶地一扬眉梢，说：“虽然面试那天就有些感觉，但现在这种感觉更明显了——你不像学艺术的学生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艺术学院的学生，大都是画得比说的好，你却相反。”

薛苑思考着这句话不知道是褒还是贬，脸上还是笑着陈述事实，“我专业课程成绩相当糟糕，也不擅长画画，只好在别的地方奋发图强。”

“我没有贬低你的意思。”张玲莉说，“不过干我们这行，的确跟画家不一样。就算画家画得不好，我们也要说得好听，这也是当初我决定录用你的理由。”

薛苑半垂下眼睑，再次道谢，“是的，我知道。总之，多谢张总提拔。”

她们继续看画。张玲莉会时不时地停下，问薛苑对某些画的评价，最后让她估价，薛苑无不从容作答。张玲莉听后，多半都是微微一笑，不予任何评价。

只是走到一处，倒是薛苑先停下了，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跟前指引牌上的几个大字，问：“张总，这里是李天明作品展区？啊，还有，这里怎么还没有画？”

“这次展览会展出两幅他的近作。因为是首次发表，安全和慎重是第一位的，预定在展览当天早上才挂出来。”张玲莉一边回答一边饶有兴趣地打量她。

薛苑这个年轻的女孩在她心中永远是一副落落大方、谈吐得当的样子，可是现在，薛苑说话时竟在发抖，眼睛里还闪烁出异样的光芒。

“原来你对李天明先生很有兴趣？”

“啊，”薛苑仿佛才反应过来，胡乱地点点头然后又摇头，最后深吸一口气，把跳到嗓子眼儿的话强行咽回去，冒出的是另一句话，“我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



他。李天明先生是当今国内画坛甚至世界画坛最杰出的画家了。我……还有我最好的几位同学都是他的画迷。不过，在我的印象中，他的作品不都是由玛勃洛画廊代理吗？”

张玲莉愉快地笑出声，眼睛里满是志得意满之色，“之前的确是由玛勃洛画廊代理，不过之后就由我们代理了。我这几个月，就是在跑这件事情。”

薛苑满眼崇拜地看着张玲莉，恭恭敬敬地开口，“是吗？张总您真是太让人钦佩了！我一直觉得，中国的画家就应该由中国的画廊代理才对。”

这话虽然有些恭维过头，但一颗真心显而易见，张玲莉显然很受用，话也多起来，“这倒是。知道李先生和玛勃洛画廊矛盾重重、面临解约之后，我第一时间就飞过去，嘴皮子都快磨破了，才拿到了签约书。不过这不是最头疼的，最让人头疼的是做这一切的时候还要瞒着其他画廊。”

薛苑眨眨眼说：“之前一点儿风声都没有，您的保密工作做得真好。”

张玲莉摇头一叹，大有“此中辛苦难以言说”的意味。

通过闲聊，两个人更亲近了。

来到大厅后的办公室，张玲莉自然要回办公室。推开门后，张玲莉突然站住，回头对薛苑说：“把你刚刚记下的意见转给我的秘书萧正宇处理，他应该马上就到了，然后你就回去休息吧。”

第二章·完美的男秘书



现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就如同传言里的样子，一身笔挺的西装，万年不变的温文尔雅的笑容。一走近他，清新的味道就迎面而来。

秘书是老板的镜子，这句话永远没错。世人皆知有句老话，说：“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。”张玲莉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，她选择的秘书自然也堪称完美。

萧正宇这个人薛苑之前也略有耳闻，实际上博艺画廊的员工，尤其是女职员不知道他简直不可能。按照众女的形容，只有看到他后，才会第一次对完全独占他的张玲莉产生嫉妒之情，只恨不得自己也变成张玲莉，让他跑前跑后俯首帖耳。这个男人哪需要出来工作啊，凭着容貌就可以吃软饭了！

现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就如同传言里的样子，一身笔挺的西装，万年不变的温文尔雅的笑容。一走近他，清新的味道就迎面而来。“果真是闻名不如见面。”薛苑在心里嘀咕了一句，把笑容堆上脸，恭恭敬敬地扯下便条双手递过去。

那时萧正宇刚到办公室，放下公文包。他视线飞快地扫了一眼便条，对她颌首，“谢谢你了。”

虽说他露出的是职业化的笑容，但还是让人心旷神怡，半点儿都看不到自己的工作被人抢去后对喧宾夺主者的嫉妒。薛苑瞅着他，嘴角扬起柔和的弧度，“不用客气。”

说这话时两人视线恰好在空气中短暂相接，薛苑瞬间失了神。萧正宇的办公室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站在办公室门口的两人，静默地对视着，哪怕只有一两秒钟，有种叫尴尬的情绪眼看着也出现了。

薛苑立刻在心里痛骂该死的男色害人和自己的修养不足、定力不够。交代

完事情，她礼节性地欠身微笑，“萧秘书，那我就先走了。”

“稍等，”萧正宇叫住她，“你叫薛苑？”

“对。”她把转过去的半个身子再转回来。

“我们……”萧正宇扶着办公桌，脸上头一次没有笑意，沉思着盯着她，“以前见过吗？”

他问话的语调并非无礼，也不唐突，还是和气儒雅的，可薛苑却觉得不舒服，仿佛他的目光穿透了自己。

“我们什么时候见过？”薛苑怔了怔，随即又笑了，“我没什么印象。”

“抱歉，我可能认错人了。”萧正宇微微一笑，一手拉开抽屉，递给她一个信封，“后天的现代艺术展的门票，有两张，张总刚刚交代我给你的。”

薛苑稍稍发呆，“什么？”

“张总说你可以请你的朋友去参观。届时会有一个盛大的仪式，如果你们想来，务必选择第一天。”

“真的？”薛苑顿了顿，“非常感激张总，也多谢你！”

薛苑心里有股奇怪的暖流滚过，她对张玲莉的细心十分感激，而且再次对张玲莉为什么能管理这么大一个画廊有了全新的认识。明明知道这两张票不过是张玲莉笼络人心的一点点小技巧，但在适当的时候表现出来，却产生了奇效。

带着满脑子的感慨，薛苑回到自己的房间。她踢掉高跟鞋，开了空调，立刻倒到床上。好好休息吧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下周一就该正式上班了。

不知道睡了多久，直到手机不知疲倦地响起来，薛苑才醒，看看窗外的天色，夕阳刚刚落下。

手机那头是室友丁依楠，丁依楠激动地大呼小叫，“出来出来，我请吃饭。老地方！”

因为找工作的事情，丁依楠怎么说都帮了薛苑一个大忙，有这份人情在，薛苑对丁依楠的要求也不好拒绝，于是立刻起床，换了身衣服就出了门。

跟丁依楠一道来的还有她的男朋友黄湾，黄湾是同校同级美术系油画专业的男生，说到底，他们要半个月后才正式毕业，于是三个人吃饭的地方还是选在了学校附近的一家餐厅，那里物美价廉，颇有口碑。因为常去，老板都熟悉了，立刻给三人找了个不错的位子。

餐厅里大都是附近大学的学生，说说笑笑好不热闹。丁依楠大发了一通毕业感怀，终于扯到了正题。

本次请客吃饭的原因很简单，黄湾的几幅以《青春》为名的系列油画第一次卖了出去，价钱还相当可观。那笔钱远远比他们想象的多。两个人对着那一



沓钱大眼瞪小眼了半晌，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于是拉了薛苑出来吃饭。

这自然是个好消息，薛苑举起可乐杯子跟黄湾碰杯，“恭喜恭喜。我之前就说你是千里马，总会有伯乐欣赏你。”

黄湾不好意思地笑笑，“希望能一直顺利就好了。”

他害羞的样子让两个女人都笑起来。学艺术的人居然腼腆成这个样子真是异类，这也是丁依楠喜欢他的原因。好在他家境殷实，没人等着他赚钱养家，所以他能顺利地在这艺术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。

丁依楠笑得红光满脸，连她的满头红发都被比了下去，“阿苑，你说这事巧不巧？我记得很早就评价阿湾的画说‘技巧熟练，但太过写实，缺少想象空间’，今天那个代理商也是这么说的。现在想来，这么些年，你虽然画画得不好，看画却是奇准。”

薛苑说：“哎，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呢？”

“夸你呢！我看你从来也不在乎专业课成绩，怎么忽然那么敏感了？”丁依楠笑嘻嘻地说，“其实啊，什么时候能让博艺画廊签约代理阿湾的画，他才是真正的出息呢。”

“我看也未必不可能。这段时间我看到的情况是，博艺画廊签约的一些画家，画其实不见得多好。盛名之下，名不副实。有时候培养一个画家也像培养明星，听话就可以了，技艺的好坏反而不重要。不过目前黄湾脚踏实地画画总没错。”薛苑说着，从包里拿出两张门票和一本宣传册，“后天博艺画廊有一个现代艺术展，你们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。规模挺大的，很多知名的画家都会到场。”

“啊，我们一脚踏入商业美术行业时，你已经走进高雅艺术的行业了，”丁依楠拍了拍薛苑的肩膀，志得意满地笑出来，“你才进博艺画廊多久啊，就能造福群众了。”

“没有多久啊，半分钱工资都没有拿到，”薛苑有意说笑，“唯一的好处是消息比较灵通。”

他们选的是大厅角落的桌子，灯光稍嫌昏暗，黄湾乐滋滋地带着宣传册到走廊上灯光亮一点的地方看了一会儿，又惊又喜地一路小跑回来，只差没大呼小叫，“原来展品里有李天明先生的近作？啊，太激动了，他大概有四五年时间没有新作了吧！我一定要去看啊！太激动了。”

“不光有新作，据我所知，他本人也会到场。”薛苑停了停才说。

“那你岂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？”丁依楠托着下巴，“我记得你好像很迷他吧？是大一还是大二的那年，李天明在全国开巡回画展，你逃了一个月的课，

追着画展跑了好几个城市，我们都说你疯了。我还记得，你回来的时候那样子跟毁容了一样。”

“那时候是挺疯狂的，”薛苑自嘲地苦笑，手指搭上额角擦过去，“结果，那么辛苦，最后什么也……”

她声音渐低，最后几个字模糊不清，终被掐断在了舌尖。

那顿晚饭他们吃到了八点之后，薛苑又被丁依楠拉去逛商场。丁依楠豪气万千地买了数件名牌衣服和几顶帽子，花钱之大方实在让薛苑羡慕不已。

“你也去找个会挣钱的男朋友啊。”丁依楠一边试着新衣服，一边看着镜子里的薛苑说，“你要是放低一点儿姿态，不知道多受欢迎。别跟我扯什么代沟不代沟，你也只比我们大了两三岁，又不是差二三十岁，我不信我们的差距会那么大。大学四年看下来，我跟你越熟就越不知道你在坚持些什么。这话我都说过很多次了，但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，你跟我们不一样……”

薛苑“哦”了一声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接着顺势坐到店内的沙发上。

丁依楠神气地把衣服扔回给柜台小姐，说了句“包起来”，又走到薛苑跟前，愣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伸出芊芊玉指，挑起薛苑的下巴，一寸寸弯下腰去，直到两人脸颊的距离近得不能再近，才把唇移到薛苑耳边，轻轻地笑了。

丁依楠呼出的是温热的气，同时掺和着温柔的低语，“虽然你从来不主动说起，但我还是知道。你起初根本不是学美术的，你原是外交学院外语系的高才生，大三时退了学重新参加高考，这才进了美院，所以比我们大了两三岁。能够放弃那样一所大学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”

薛苑微笑不语。

丁依楠咬了下她的耳朵，“我一直觉得，你在寻找什么东西。从你平时看的书和表达出的兴趣来看，你是个目的性很强的人。你到底在找什么？”

喧闹的商场里，灯光闪亮，照得薛苑的肤色细如白瓷。她从容一如方才，“依楠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人少的地方讨论这个话题。你看，现在所有的人都盯着我们看，连你家阿湾也不例外。”

虽然两人说了什么黄湾半句都不知道，但那种暧昧的姿态已经让他下巴都快掉地上了，直到两人分开后他还保持着双目圆睁、合不上嘴的姿态。

环顾一下四周，丁依楠满意地抚着自己的下巴，又去搂几近化石状态的黄湾的胳膊，“别人吃惊还好说，你那么吃惊干吗？你是第一次看到两个女人搂搂抱抱吗？”



“倒不是第一次，咱们学校里什么人都有，我也不是没见过。”黄湾困惑，“不过看你们那么亲密，我真的吓了一跳。”

丁依楠好不容易忍住一声笑，“这就吃惊了？我们大被同眠的时候你还没看到呢。”

“女人的友谊啊，不能指望这些男人理解，”薛苑推了她一把，接过话题，“好了好了，快点儿结账吧。”

同他们分别时天色相当晚了，公车和地铁都已经停运，不得已，薛苑只好打车回去。

这一天她走了太多的路，又穿着高跟鞋，从出租车上下来后，她觉得脚掌犹如铅块，索性脱了鞋，把鞋带攥在手心，一步步地走回去。

夜晚没有月亮四周一样亮，工业文明造成的奇迹有时候并不逊于自然的美妙。道路的一侧是博艺画廊，这栋只有四层但占地面积却相当可观的建筑在夜色中静静地矗立着，它里面藏着艺术品，外表更像是浑然天成的艺术品；道路的另一侧则是市内最大的人工湖，湖水清冽，柳树的枝条轻轻搭在围栏上，别有一番诗情画意，跟这座崇尚时尚的大都市巧妙地融合在一起。

她走得很慢，杂七杂八地想起很多事。之前的大学里也有个这样的湖泊，每到夏天荷花艳丽半池水，那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净土和灵感的来源。那时的同学，一个个不是上研究生就是工作了……她觉得那段时光离现在似乎已经太遥远了，随即想起今天的搬家，那个住了四年的宿舍，今天她彻底从那里搬出来了，虽然她对那个宿舍并无多少感情，但还是觉得有种怪异的缺失感。她就像所有第一次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，对未卜的前途感到紧张，又感到期待。

本来就混浊的脑子给湖风一吹，脚步竟然有些踉跄，薛苑干脆把鞋子一扔，扶着人工湖的围栏，在草地上坐下来。

她托着腮看着远方，可眼前所见居然茫茫一片。突然，两道炫目的车灯光芒照过来，她眯起眼睛，等着车子自动消失，但似乎事情出乎意料，雪白的灯光中，有个修长的人影朝自己的方向走来。她依然懒得去想车子里的人是谁，这种时候这种地方，应该不会有什麼人认识她。

“薛苑？”

薛苑诧异地仰起头，眯起眼睛辨认片刻，终于看清这个匆匆走来正居高临下俯视自己的人是萧正宇。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还会有认识的人出现，脑子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“糟了，居然在同事面前失态”，随即跟上来的下一个念头是“赶紧补救才好”。

于是她迅速站起来，摆出个大方的笑容，“萧秘书，想不到在这里遇到你。”